

THE BLACK ANGEL

[美] 康奈尔·伍尔里奇 著

朱听辰 郑佳慧 王梦梅 译

CORNELL WOOLRICH

黑夜天使

没人能逃避恐惧，唯有直面恐惧

希区柯克挚爱的惊悚作家

21 世纪的埃德加·爱伦·坡

黑色小说之父
催眠般呈现不可思议的
现代纽约恐怖童话

1946-1957-1967

每隔十年就被改编为
电影上映的经典悬疑



Cornell Woolrich
The Black Angel

黑夜天使

〔美〕康奈尔·伍尔里奇 著
朱昕辰 郑佳慧 王梦梅 译



“记忆之所以成为记忆”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-2015-8332

THE BLACK ANGEL by CORNELL WOOLRICH

Copyright © 1943/1971 by Cornell Woolrich
Copyright © 2017 JP Morgan Chase Bank, N.A. as Trustee for the
Claire Woolrich Memorial Scholarship Fund u/w of Cornell Woolrich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naissance Literary & Talent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夜天使/(美)康奈尔·伍尔里奇著;朱昕辰,郑佳慧,王梦梅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(伍尔里奇作品)
ISBN 978-7-02-012528-9

I. ①黑… II. ①康… ②朱… ③郑… ④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
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2553号

责任编辑:叶显林 陶媛媛
特别审稿:姚翠丽
封面插画:马岱姝
封面设计:钱 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85千字
开 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8.625
版 次 2017年5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528-9
定 价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录

- 第一章 天使在家 001
- 第二章 天使在行动 011
- 第三章 天使宣战 033
- 第四章 别离之痛 041
- 第五章 火柴光的幻像 047
- 第六章 克雷森特 6-4824, 马蒂 061
- 第七章 阿特沃特 8-7457, 莫当特 111
- 第八章 巴特菲尔德 9-8019, 梅森 173
- 第九章 哥伦比亚 4-0011, 麦基 215
- 第十章 再次来到巴特菲尔德 9-8019
(赶紧, 接线, 赶紧!) 251
- 第十一章 终幕 267

第一章 天使在家

他总是唤我为“天使脸蛋”。这是我俩单独相处时我的名字。这是个特别的礼物，是他送给我的。他的面庞朝下，贴近我的脸，而后低声地说出这词儿。他还会说他真想知道我到底是从哪里得到这天使般的脸蛋的，以及作为丈夫会说的种种甜言蜜语。

然后这一切突然中止了。我是在听了那些甜言蜜语几个礼拜之后才意识到情况变化的。我其实一直等着那样的事发生，却困惑为什么老是没发生。之后，我也就不再等下去。

他挂在衣柜里的蓝色西服不见了，这很奇怪。将衣物送去干洗是我常做的事。我以我的习惯将它挂得更靠里面一些，一直将那西服挂到左边，那是这衣柜中属于他的区域。

他的灰色西服也找不到了，这就更奇怪了。怎么突然间两件西服都找不到了？要知道，除了他身上穿的那件，那些是他仅有的西服了。

如果不是之前发生了一两件小事情，或许状况应该会没那么

我一想到这些小事，那两件西服丢失的事情就再一次变得没那么简单了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他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有唤我“天使脸蛋”了。他只称我为“艾伯塔”，那个正式的“艾伯塔”，过去他有什么事要和我说的时侯，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我。

他们说每个人都得至少经受一次这样的情况。他们还说应对这种情况的最佳方式就是随它去吧，假装像是从未察觉，这样，事情就会自行解决。他们是这样说的。在某个时就试着这么做吧——比如当你到了二十二岁，第一次遭遇此事的时候。

我想我真是胆小鬼。我没有告诉柯克我已经去了珠宝匠那里，就是他之前将那个香粉盒遗失的地方。这么做是为了尽我所能地取回那个香粉盒，或者至少要确认那个香粉盒的确不是纯金的，也确认一下那珠宝匠并没有欺骗柯克。“什么香粉盒？”那珠宝匠问道，“没人把香粉盒落在这儿。”他可能在撒谎。我无法判断是否真是这样。也许我压根就不想知道更确切的信息吧。

多么古怪的名字，米娅。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这样想。

我是后来才见到她的。但我不能确切地判断是否是同一个人。也许另外一个人也叫这名字，不过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名字。难以置信，在这座城市里会有两个人取这样的名字。她出现在晚报戏剧版的宣传照片上，你知道，这种照片是被随意地用来填塞多余的版面空间的，而不是因为它有任何真正的新闻价值。

我记得我曾经在某种病态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将那照片剪下来，把它偷偷塞进书桌抽屉里的衬纸下方。那是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可能发现的地方。

或许，她甚至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个人。但那名字的确如此特

糟。仅仅是两件西服从衣柜里消失不见了而已。但因为在那之前发生了那一两件小事情，便使得一切不那么简单了。

有时，他会说一些毫无必要的谎话。曾有一次，他说一整个晚上陪一个伙伴狂喝啤酒。这倒没什么害处，我是这样对他说的。我说：“我没问你，柯克，是你要告诉我的。”而后，仅仅过了一个星期，当那夜喝酒的伙伴碰巧在我们的公寓出现的时候，我笑着提起那件事，为何那时他一脸茫然错愕并给我一个那么谨慎而含糊的回答？直到柯克在一旁给他一个暗示。我假装没看见，而这暗示仿佛大大提高了他的记忆力。

然后就是那个香粉盒。他曾在路上将它拾起，而后放进他的大衣口袋中。他发觉我正看着那香粉盒，便向我诉说他是如何碰巧发现它的。总有人会丢失自己的香粉盒，即便是在上面镌刻着“克雷格送给米娅”的纯金香粉盒。

但之后，就在那天之后的一天，我再也没见到那个香粉盒了。我问他那个香粉盒到底去哪里了。他不经大脑思索地说：“噢，我把它弄丢了。”

但那不是件纯金制品吗？我试着暗示他。

“不！”他纠正我的话说，“我之前也是那么认为的，不过我找了一个珠宝匠帮我检测了那东西。那不过是件镀金货，所以我就把它丢在他那里了。”

但他们盖印的时候，怎么可能将“14K”标记印在非纯金制品上呢？我暗自地疑惑起来。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瞥见了那香粉盒上的“14K”标记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告诉他这事。当你不安地发现幸福正从你指缝滑落时，你不会使劲把它推走，而是竭尽所能地紧紧抓住不放；但你还是无法将这种不舒适的情绪从你身上推走。

而且，幸运的是，柯克碰巧不在，这反而给了我一个询问她的借口。

“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差去见雅各布斯先生吗？他今早离家的时候我忘记问他了，而我碰巧刚刚整理了他的几件衣服，不知是否应该把那些衣服用防潮纸包好，或者等一段时间再包，万一他得带上这些衣服。”

我很想知道对她而言我这借口听起来是否很蹩脚，就像对我而言一样。

“你无须担心，”她说，“他不会又出去好几个月再回来的，春天结束之前都不会了，事情都板上钉钉了。我是昨天听雅各布斯先生这样说的。”

这话好似冰冷的液体从听筒缓缓流进我的耳里。在那之后，我又讲了一两件小事，但全然是惯性让我继续谈话的；实际上并没有更多事情要谈。

我甚至没有说“再见”。她倒是以某种方式说了。是那种表示她并不是蠢货的方式。在她挂断电话之前，我听见她几乎是怜悯地低喃着：“别让这事影响到你，亲爱的。”

我不记得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自己做了什么。我想我只是坐在电话台旁。然后，那些有关周遭变化的记忆又一阵阵地喷涌而出。起初是缓慢地，但最后导致我做出一系列惊慌失措的举动，并以我的彻底崩溃收场。

我走进房间，打开那书桌的抽屉。我折起蒙上灰尘的衬纸，翻过衬纸，然后取出了几个礼拜前的剪报。

我已经熟记了她的长相。那张刊登她照片的剪报应该已经陈旧不堪，因为当我独自待着的时候，我曾好几次拿出那剪报，端详

殊，几乎难以遇到。

我没有试图去告诉他这些。我害怕冒风险。我像一只鸵鸟般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地中，希望这事被遗忘，消散。这样我就不需要面对它了。

现在，无论如何，那两件西服的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。

我在衣柜前转过身来，脸色发白。我走进门厅里的一个储藏室。他在商务旅行期间把他的一个空的且没上锁的旅行箱放在里面。我在那旅行箱旁蹲下，那些锁舌却无法打开。它们被锁起来了。我抓紧旅行箱的手柄，试着在地板上举起它，但它几乎让我手指关节脱臼，因为它太重了。旅行箱已经理好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出发。

我将那旅行箱整个地放下。眼前所见如同在湖上一艘大皮划艇周边游泳时所见到的一样。我对自己说：“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这不过是一次公差。”但如果是这样，那他为什么之前没告知我？他以前都会告诉我的。他总是让我为他的旅行打包行李。

我很想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抽时间整理行李的。可能是那天早上，我发现他比我早起。但是除此以外，我还想知道他是怎么忍心做出这件事的。

我又想起我曾经听说过的一些话：“他们全是惧怕离别的懦夫。他们能赤手空拳地与全副武装的窃贼搏斗，却会在与女人道别的最后一刻临阵脱逃。”

我发觉自己站在电话旁边。我刚刚已经拨打了他办公室的电话。我在静默等候时低声地恳求，一定是出差。哦，拜托，千万不要是其他的事情。

我询问了大老板的秘书。她人很好。我之前曾见过她一两次。

的刺激，我可能已经退缩了。那么，事情有可能将像《东林怨》^①或者《茶花女》所描绘的那样发展。而这瓶杜松子酒却使我要做的事情显得看起来更符合逻辑，且相当自然而然。它决不会徒劳无用。

我走进屋内，开始盛装打扮。这是一种内在的冲动。相较于为了他，我要花更多的心思为那个女人打扮自己——虽然从某种迂回的角度而言，我还是为了他而打扮。我必须小心仔细，因为敌人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
我终于准备好了，快步走了出去。我深知要是我不走快一点，将会失去出行的勇气。那两小杯杜松子酒的效果正在逐渐消失，因此我停了一小会儿，吞下第三杯，又吞下最后一杯杜松子酒，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。

然后我走了出去，关上身后的门。整整四年来，我第一次不关心晚餐要吃什么。

① 美国电影，又译《林恩东镇》。

着。

她看起来很可爱，和宣传照上的那些女性一样。或许比真实的她更可爱。她有一头褐色的头发，就像瑞琪尔牌香粉的使用者。她的眼眸大而呆滞，嘴唇却微微翘起，显得阴沉。她看起来让人想要保持距离。但我不是男人；也许对他们(男人)而言感觉正好相反。照片上的她正用纤细而上弯的手指着自已肩上的一朵玫瑰。但我不确定是什么支撑着那朵玫瑰不落下来。照片上没有任何标记，在那照片下的说明文字是这样写的：“米娅·默瑟，一个每晚出现于戴夫轩尼诗的埃米塔什的魅惑。”

这次我没有把剪报放回抽屉。我将它紧紧抓着。我并不想抓住她的照片，我想抓住的是柯克。我把那照片带进厨房，将其搁在某个东西上。我伸出手，盲目地在橱柜上面那层摸索，直到我找到了却也掀倒了一瓶他用来款待客人的杜松子酒。我并不非常清楚——虽然我打算喝它——使用杜松子酒的礼节性步骤。那是他擅长的，不是我擅长的。他很擅长准备薄荷和柠檬这类食物来招待客人，但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什么热情好客，我需要的是勇气。我把少许的杜松子酒倒在一个小玻璃杯中，之后一口喝下它。我那时觉得有一些灰泥从天花板上掉落下来，也许碰到了我的胸口上。

我坐在那里凝视着她的照片，对她的怨恨非常强烈。之后，我又多倒了点杜松子酒，又一口将其饮进肚里。这次，天花板上的灰泥没有砸到我。我反而开始感觉自己的内心正在缓慢地开始发热。我仍旧坐在那里，再一次凝视着她。

我猜想就是那瓶杜松子酒让我决定那么做的。一定是它，这瓶杜松子酒使得每件事情都变得轻松自如且合情合理了。如果没有它

第二章 天使在行动

住在赫米蒂奇那里的人告诉我她的住处就在这里，是那些由私人宅邸改造而成的公寓中的一幢。然而，它并非那种廉价的公寓，而是昂贵而奢华的。正是在这样的地段，才最大限度地给予住户们保有隐私的便利。除了一架自动电梯，这公寓的门厅没有一个招待员。门也是自动上锁的那种。是的，我苦涩地想，这个女人是极其需要隐私的。

我走进那个狭窄的小前厅，在一个小小的开门按钮的边上发现了这个女人的名字。然而，在我正要按那按钮的时候，一个男送货员正扛着一个空箱子从里面走出来。他很有礼貌地给我把住门，因此我可以不需按门铃也不需冒着被她拒绝进入的风险，就走进了她的住处。

不一会儿，我到了二楼，站在她的内室的门前。我到了这里，却想回家了；除了这里，我好像哪里都可以去。那个时候，杜松子酒所给予我的虚假胆量已经逐渐退去，我再一次发现拜访她不过是